

##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 征文选登

# 房之变

◎朱景(雷州)

目睹家乡耸立的一幢幢小洋楼,想起那远去的茅草房,心里感慨万千。

茅草房,不过是一座简易的建筑,但在昔日却是一项伟大工程。那时,建造一座三间茅草房往往需要三五年,甚至更长的光景。其时间之长,劳动强度之大,人工投入之多,不亚于当下建筑一幢高楼。

最耗时最费力的当然是筹备石料,它占了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二左右。当时打制、运输石料的工具落后,可是,家乡人民并不望而生畏,而是以智慧力量为笔,以心血汗水为墨,一笔一划不懈地奋力书写,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。

在山坡上找好了石地,家乡人民就长年累月地利用农闲时间,一锄一铲地挖掘石头,一钎一凿地开凿石眼,一锤一声地吆喝着猛力击破石头,撬开,因石取材,打制成石条或门口石或墙角石或块石或乱片。然后,用人工手推车一车车地拉回宅基地。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他们抡锤打石,弯腰拉车那感人的情景。筹备一座住宅的石头,不知打坏了多少把钢钎钢楔铁锤,不知更换了多少对车子轮胎,更不知流下多少汗水。

筹齐了石料,建筑房屋的工程也完成了过半。接下来的是择日,奠基,砌墙,盖顶(包括上梁、挂榑、架桷、绑宅、铺草),一座横截面长方形墙体、梯形盖顶的房子终于大功告成。住宅造好,往后有条件再建筑两侧厢房和门楼,构成了严严实实的七间四合院。民居一座挨着一座,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,一样的材料,一样的式样,一样的颜色,这就是家乡的旧风貌。

“兄弟造宅,活无闲都要帮挖一天

基,铲一锄泥,砌一块石,绑一日屋,铺一席草。”这是家乡村民挂在嘴上的话语,也是乡亲们风淳朴,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。

筹备石料到房子建筑竣工,整个过程始终许许多多的村民都义务出工出力,你来帮几天,我来干几日,建筑现场总是热火朝天。如果无法抽身帮上一个忙,好像身上背着沉重的“人情债”,深感内疚,好久都不敢面见主人家。房子的一土一石、一木一草都积淀着兄弟浓厚的情谊,散发着乡亲们炽热的体温。

一座四合院往往二三户居住,虽逼仄,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关照,柴米油盐彼此取长补短,酸甜苦辣共同分享,灾难困苦共同分担,有喜大家庆贺,有事大家商量,有活大家帮手,同心同德,相处得和和睦睦,水泥交融。难免有时磕磕碰碰,由于出入相对,朝夕相处,无须几天,伤口就缝合,和好如初,感情的小河又欢畅地汩汩奔流,滋润着全院子人的生活。

我家的四合院里住着大叔和我家二户,大人成队小孩成群,每天从早到晚一点也不寂寞,倒是热热闹闹:打招呼声,问候声,说话声,谈笑声,孩子的吵闹声、嬉戏声堆满了院子,也堆满了祥和温馨,其乐融融。

党的政策好,茅房改造,盖起高楼,统一规划,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乡村振兴,精准扶贫,建设小康,家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,堪比城市。

回想我家的四合院,到现在的小洋楼,房子的变迁,折射时代飞奔向前、一日千里影子。

# 枇杷

◎燕此(河源)

小时候父母有交代:不能去摘他人的果子,更不能偷。可那个时候的我毕竟还是那个孩子,会馋,特别是枇杷成熟时,那是我最爱吃的果子。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着枇杷,嘴巴砸吧砸吧响,枇杷的汁液从嘴角流出,心满意足的样子,我就特别难过。

有个婶娘家有好多枇杷树,一排一排的,我从来不敢去摘。有时候婶娘家会送来一些枇杷果,泛着青。我咬着酸酸的枇杷,总觉得婶娘好奇怪:为什么满树的果子,总是要摘一些不成熟的下来?

很多很多年,我从来没有吃过一颗熟透的枇杷,全部是酸酸涩涩的。直到有一年清明,外面生活的同宗的人都回来一起扫墓。我送香烛到婶娘家,看见大家都在围着桌子甜滋滋地吃枇杷。不久,婶娘就把吃剩的枇杷送我家来了,依旧是不成熟,泛着青。我才知道,这些年所吃的枇杷都是挑剔的,这种感觉比吃不到枇杷还让人难受。我有些许不客气:“婶娘,你们的枇杷太酸了,我吃不惯,以后就不用送来了!”那天,因为不礼貌,我挨了父亲一顿揍。

从此,所有枇杷在我眼中都是酸的,如一些淡薄了的人情。读书以后,我和同桌成了好朋友。枇杷成熟时,她总约我去她家摘枇杷,她说她家好多呢,全部黄澄澄的,看着都流口水,我总是拒绝。我知道,枇杷成熟时,每一串果子都是有几个成熟得迟些的,我害怕那几颗迟熟的枇杷又落在手里,我宁愿没有。自己家的婶娘都不会给我一颗好果子,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学,又怎么敢奢望!



# 春天,醉倒大陆最南端

◎甘秋波(开发区)

确定这是春天  
遥远的北国甚至时有飘雪  
部分小河流冰块仍在  
虽然,远迁的鸿雁已逐渐回归

这儿,是片菠萝的海  
没有翻飞蹁跹的鸥燕踪影  
绿浪翻滚,一尾尾鲤鱼跃出海面  
鳞光闪动  
轻风过处芳香阵阵

一个个巨大的风车  
慢悠悠一圈又一圈  
将甜蜜的风,缓缓不断  
传送到千家万户

且斟一大碗满满的菠萝酒  
临风起舞  
一碗又一碗  
洋溢浓郁酒气的雷歌  
在绿绿的海浪尖上唱响  
一茬又一茬  
喝醉了的春天,倒在了南半岛  
这块甜蜜的紅土地上

# 当一场雨来临

◎李本明(雷州)

天上的云彩藏着泪痕  
当眼眶黑了的时候  
大地也跟着关掉了灯盏

天空空对着大地  
整个过程 用一场雨方式  
雨滴是连贯的 潜入泥土  
从一朵花变成另一朵花的种子  
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

不是所有过程都直抒胸臆  
其中也有曲折的方式  
也有引人入胜的情节  
当长长的雨柱 被小枝扭截肢  
斜枝上 雨滴是透明的琥珀  
我看见 一朵朵黄色的花朵  
在水珠里暗暗涌动 滚下  
是一个过程 留恋而缓慢

只是 我想用手掌心捧住  
来吧 要碎就碎在我心里

# 雨夜

◎邓诚亮(赤坎)

风起时,听风  
雨下时,看雨  
打开书卷三十卷  
翻阅,翻阅  
青春,一个不敢再多提的辞藻  
此刻,只想和时间做个妥协  
你赐我二度青春,我还你繁花似锦  
那匆匆的错过和过错  
是快乐和自如的岁月  
那默默的独闯,是雕刻时光  
眺望雨后的夜色  
似墨黑却深蓝

# 服务厅的女税官

◎潘刚(赤坎)

清晨  
第一缕阳光照进办税服务厅  
服务厅的女税官们  
早已在迎接纳税人的到来  
没有妖娆与妩媚  
也没有艳丽和雍容  
却是端庄和亲切  
脸上总是挂满微笑  
熟练的,有条不紊地为纳税人办理一项纳税业务  
不厌其烦地解答疑问  
把春风写在脸上  
让春风洒向每一个纳税人  
父母不舒服  
小孩的牵挂  
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忧虑  
而是把服务放在首位  
热恋中的女税官  
总是让男朋友等候  
却不让纳税人多等一分一秒  
你不止服务上的温柔  
头上的国徽是你的使命  
肩上的肩章是你的责任  
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  
为民收税,尽职尽责  
春夏秋冬,寒来暑往,刮风下雨  
纳税服务厅始终温暖如春  
服务厅的女人也像花一样美丽动人

# 看戏

◎刘春柳(徐闻)



小时候,喜欢跟着奶奶去看戏。她是一个老戏迷,一本雷州歌戏的唱词,她听人家唱三遍,就可以不看戏本一字不漏地唱出来。她手里挽着一只有椅背的小木椅,另一只手牵着我的小手,就往戏场出发。我们打着手电筒,穿过田野和一片小树林就来到了戏场。奶奶把椅子放在最前面,这是最佳的位置,可以看到戏台上演员的每一个动作。作为资深戏迷,奶奶可以挑出任何一个演员动作和表情的不恰当之处,这就是所谓的“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”吧。

跟着奶奶去看戏,不能像其他小孩那样在戏场里东跑西跑,买了好吃的东西后,必须坐在她的膝盖上或椅子的一角,乖乖地看戏。小时看戏,听不懂一句唱词,却总被戏里的氛围所吸引,感动,乃至生爱生恨。记得《陈世美》里有一场戏,因为他们走得缓慢,行得蹒跚,一路走一路停歇,唱词听不懂,但其情婉转,其意凄凉,喊一声,哭一声,跌倒一回,母子拉扯一回反复又跌倒。小小年纪,竟然流出眼泪。

还有《孤儿泪》,一位脸贴白须的老者怀里抱着一个布娃娃,跪在戏台中间,边唱边哭,面前有一只铁盆子,那凄切的哭泣,唱得看戏的人潸然泪下。那场戏足足演了半个多小时,虽然听不懂,看着奶奶不停地擦拭着眼泪,我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在那个没有多少脂粉的年代,舞台上的正旦是最美的人。那修长的眉毛,顾盼生情的眼睛,那金光闪烁的珠翠头饰,那如柔柳的身段,那长长的水袖,让我如痴如醉。整个晚上,我的情绪随着正旦的情绪起落,眼泪和微笑为她汹涌。没有人知道我小小的心里有一个梦想:长大了我也要做一个正旦,而且是最会唱戏的正旦。因为喜欢,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孩,常会关上门,穿上父亲的白衬衫,学着正旦的模样嘤嘤呀呀地唱着,踩着脚,踩着小碎步,把白衬衫

长长的衣袖当做水袖来挥,在屋子狭小的空间里穿梭着。有时候,还会找来母亲擦脸的白粉和水仙花揉碎在水里,当做“胭脂”涂抹在脸上,还把头发扎起来,插上一朵大红花。看着镜子里那红红的脸,甚是满意。

长大后依然喜欢去看戏,那想做正旦的念头却是早就散了。也许终于明白,一台戏里只需要一个正旦,大多数人只能做平凡角色。虽然作正旦可以受到所有人的关注,但戏台上的美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幸福,卸下厚厚的粉妆,掩藏不住的是皱纹和孤单。掌声总会过去,更多的是走下后台的冷清。更何况,没有人可以在舞台上演一辈子的戏。

暑假里,在县城的剧院里看雷剧《雨仔落决决》,这部雷剧的名字源自于雷州半岛远古的一首民谣:“雨仔落落落决决,依去书房坐书窗,先生会教依会拾,个字都赢百亩田”。这首民谣最初的故事是,一位农民租了地主的十亩田来耕种,并且和地主签了合约,但到了交租的时候,却变成了要交一百亩的租,他据理抗争,但白纸黑字上写的就是一百亩田。他知道自己上了不识字的苦,于是唱了这首歌谣来教训孩子要好好读书。这首歌谣千百年来在雷州半岛流传,成为人们勉励孩子用心读书、争取功名的励志歌。

雷州半岛地处大陆最南端,历来边缘化,但人们总有一颗走出去,走向更加宽广天地的愿望。

剧院里好戏连台,连续几个晚上我们都去看戏,还观看了为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而演出的《汤显祖在徐闻》和雷剧版的《牡丹亭》,戏很精彩,加入现代的舞台设计和灯光,更加美轮美奂。这些戏的唱腔与小时候所看到的雷州戏已经不一样了,越来越精致好看了。雷州戏,这古老的戏曲,正焕发出迷人的光彩。

看戏,依然是雷州半岛人最喜爱的文化活动。很多时候,听着那喧闹的锣鼓声、唢呐声,总会产生一种迷失的感觉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挤在戏台前看戏的情景。

# 家乡炒粉

◎肖冠明(吴川)

每次回到家乡,尽管多忙,湛叔都要去到十字街顶,美美地吃了一回烂镬炒粉,他夹着乡音的省腔:“师傅,来一碟加鸡蛋的炒粉,上面多放些芫茜。”他刚蹲下矮凳,一碟香喷喷、热气腾腾的炒粉就放到他的面前。

在这里,湛叔既品尝到家乡的美味,又近距离目睹到师傅炒粉的优美动作,一碟有镬气的炒粉,再配上鸡蛋、葱花、芫茜这样的天然香料,真是食过返寻味。湛叔说,回到家乡,不去吃一碟烂镬炒粉,就等于没有回到家乡,“烂镬炒粉”在他的心中已成为家乡的别称。

湛叔钟情于家乡的烂镬炒粉源自他很小很小的时候,他居住的楼下就有一档烂镬炒粉,那炒粉的蒜香油烟味,不时飘到他的床头。

有一天,时间已过了中午,不知为何母亲还没有回家做饭,做完作业的湛叔和弟弟守在门口,肚子饿到“咕噜、咕噜”地叫,兄弟俩翻了全屋,都没有一样东西可充饥,这时他看到有人拿大米来换炒粉,他眼珠一转,便去问弟弟“想不想吃炒粉?”弟弟点了点头,他又对弟弟说“吃完不准告诉妈妈”,弟弟又点了点头,他就拉着弟弟蹑手蹑脚来到家里的米缸旁,打开米缸,湛叔把手伸了进去,可米缸几乎见底,他又把手缩了回来,“怎啦?”弟弟小声问,湛叔不说话,拉起弟弟往回走,“咕噜、咕噜”,这时,他的肚子又响了起来,湛叔又走回到米缸旁,他咬了咬牙,又把手伸进米缸,抓起米筒就装了两筒米倒在一张旧报纸上包好,拉起弟弟就走去楼下的炒粉档。

拿米换到炒粉后,兄弟俩坐在凳子上吃了起来,“真香!真香!”弟弟一边吃着,一边说。正当他们吃得高兴时,母亲放工回来了,见到孩子在吃炒粉,她觉得奇怪,便走近问道:“那来的钱?”兄弟俩只顾吃炒粉,没有抬头理母亲,“那来的钱?”母亲的声音大了起来,弟弟被母亲的声音吓得有点害怕,他用惊慌的眼神看着母亲,然后又用手指了指哥哥。

母亲一手把哥哥拉了起来,并用眼睛瞪着他,“钱是那来的?”经不住母亲的再三追问,儿子只好如实说出是拿米缸里的米换的,母亲一听,不由分说,一个巴掌刮到儿子的头上,儿子的身子晃了晃,痛得儿子虽然没有放声大哭,但他眼睛的泪水,一滴一滴往下掉。

母亲不停地骂着儿子,在一旁炒粉的师傅看到后,赶紧跑了过来,劝

母亲不要打骂儿子了,“孩子都是因为肚子饿。”师傅又用手去帮湛叔抹去脸上的泪水,而母亲则对师傅说:“不瞒你说,今天是28号,今个月是大月,有31天,而家里的粮食只能吃到明天,下个月的指标粮食,要等到31号下午粮站才开斗,还差两天的粮食我都不知在那里找,现在他们又拿来换炒粉,估计明天上午就不能开煲了,我能不骂他吗?”母亲越说越气。

“也是,也是……”师傅似乎同情了母亲,他想了想,就转身回到自己的箩筐处,从里面提起一袋米,解开绳子,就往一个盘子倒了些出来,拿到母亲的面前,“你家里有困难,先把这米拿去,解决孩子这两天的粥饭。”母亲不好意思收下,用手推了回去,师傅又硬塞到湛叔的手上,湛叔人小,接过米后,他不会向师傅说客套话,只见他用感激的眼神,望了望师傅。

从那以后,湛叔不管捡到猪骨鸭毛,烂铜烂铁,只要换到钱,他都去吃烂镬炒粉,现在,湛叔人虽然在异乡,但他对家乡的烂镬炒粉始终有一个特别的念想。

这天,湛叔又来到十字街,可烂镬炒粉的档口没有了,听人说,市容整顿,烂镬炒粉档口被清理了。他又打听时,在电器城旁有一间炒粉店,他即时来到这里,进店一看,年轻的师傅靠在墙上闲看手机,当他听到湛叔要来一碟炒粉,他才意识到有人进店了。

他从竹篮子里抓起一团白粉皮,放到一个盘子里,又倒入些酱油,捞了捞匀,粉皮染上了酱色后,才放到铁镬里翻炒,湛叔从未见过是这样炒粉的。

一会儿,师傅就把炒好的粉端来了,湛叔一看就觉得这炒粉炒得不好,镬气不够,又碎又烂,与原来吃的炒粉味道差得远。湛叔问师傅,这份为何炒成这样?师傅说:“现在的宾馆、酒楼、大排档都是这样炒粉,用的都是别人送来的机出粉皮,机出的粉皮可能水分高,容易炒烂碎,炒出的味道绝对比不上手工制作的爽口……”师傅说完,就拉湛叔到他的店后园去,“这是我新垒的灶头和新架起的石磨,很快就要启用了。要保持烂镬炒粉的地方特色,我想还是要用原来的工艺流程制作粉皮,不能一味追求效益,而改变食品的风味。”

湛叔说:“美好的东西,才能吃得出快乐,期待下次能吃到地道的家乡烂镬炒粉。”